

古  
今  
小  
說





新秋中風卷雲舞  
五月廿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香雨琪園百尺梯

不知應外曉鶯啼

覺來悟定胡麻熟

十二峰前月未西

這詩爲齊明帝朝丹陽縣光化寺一箇修行的姓范法名曾能而作這曾能前世原是一條白頸曲蟻生在于佛寺大通禪師關房前天井裏面那大通禪師坐關時刻只誦法華經這曲蟻偏有靈性聞誦經便舒頭而聽那禪師誦經三載這曲蟻也聽經三載忽一日那禪師關期完滿出來修齋禮佛偶見關房前

草深數尺，又不及除，乃喚小沙彌將鋤去草。小沙彌把庭中的草去盡了，到墻角邊這一鋤，去得力大，入上數寸，却不知曲蟠正在其下，揮爲兩段。小沙彌叫聲阿彌陀佛，今日傷了一命，罪過罪過，掘些土來埋了曲蟠，不在話下。這曲蟠得了聽經之力，便討得人身，生於范家長大時，父母雙亡，捨身於光化寺中，在空谷禪師座下，做一箇火工道人。其人老實居香積厨下，煮茶做飯，殷勤伏事長老，便是衆僧，也不分彼此，一體相待，曾能雖不識字，却也硬記得些經典，只有法華經一部背誦如流，晨昏早晚一有閒空之時。

凡一切  
事皆  
要  
心  
切

着實念誦修行，在寺三十餘年，聞得千佛寺大通禪師坐化去了，去得甚是脫洒，動了箇念頭來對長老說：「范道在寺多年，一世奉齋，並不敢有一毫貪慾，也不敢狼籍天物，今日拜辭長老回首，煩乞長老慈悲，求箇安身去處。」說了，下拜跪着。長老道：「你起來，我與你說。你雖是空門修行，還不曉得靈覺門戶，你如今回首去，只從這條寂靜路上去，不可落在富貴套子裏，差了一念頭，求箇輪迴，也不可得。范道受記了，相辭長老，自來香積厨下沐浴，穿些潔淨衣服，禮拜諸佛，天地父母，又與衆僧作別，進到龕子裏，盤膝坐了，便

閉着雙眼去了。衆僧都與他念經叫工人扛這龕子到空地上。正要請長老下火，只聽得殿上撞起鐘來。長老忙使人來說道：「不要下火。」長老隨卽也擡乘轎子，來到龕子前，叫人開了龕子門，只見范道又醒轉來了，依先開了眼，只立不起來。合掌向長老說道：「纔弟子到一箇好去處，進在紅錦帳中，且是安穩。又聽得鐘鳴起來，有箇金身羅漢把弟子一推，跌在一箇大白蓮池裏。喫這一驚，就醒轉來，不知有何法旨。」長老說道：「因你念頭差了，故投落在物類。我特地喚醒你來，再去投胎。」又與衆僧說：「山門外銀杏樹下。」

開那青石來看衆僧都來到樹下掘起那青石來看  
只見一條小火赤蛇繞生出來的死在那里衆僧  
見了都驚異不已來回覆長老說果有此事長老叫  
上首徒弟與范道說安淨堅守不要妄念去投箇好  
去處輪迴轉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急方登極樂  
世界范道受記了聞着高高的念聲南無阿彌陀佛  
便合了眼衆僧來請長老下火長老穿上如來法衣  
一乘轎子抬到范道龕子前分付范道如何偈曰

范道范道

每日厨竈

火裏金蓮

顛顛倒倒



長老念畢了，便就叫人下火，只見括括雜雜的，著將起來。衆僧念聲佛，只見籠子頂上一道青煙從火裏捲將出來，約有數十丈高，盤旋迴繞，竟往東邊一箇所在去了。說這盱眙縣東有箇樂安村，村中有箇大財主，姓黃名岐，家資殷富，不用大秤小斗，不違例尅剝人財，坑人陷人，廣行方便，普積陰功。其妻孟氏，身懷六甲，正要分娩。范道乘着長老指示這道靈光，竟投到孟氏懷中。這里范道圓寂那里孟氏就生下這箇孩兒來。說這孩兒相貌端然，骨格秀拔，黃員外四十餘歲無子，生得這箇孩兒，就如得了若干珍寶一

般舉家歡喜，好却十分好了。只是一件，這孩兒生下  
來，晝夜啼哭，乳也不肯喫。夫妻二人憂惶，求神祈佛，  
全然不驗。家中有箇李主管，對員外說道：「小官人啼  
哭不已，或有些緣故，不可知得。」離此間二十里，山裏  
有箇光化寺，寺裏空谷長老能知過去未來，見在活  
佛員外，何不去拜求他？必然有箇道理。」員外聽說，  
連忙備盃禮信香，起身往光化寺來。其寺如何？詩云：

山寺鐘鳴出谷西

溪陰流水帶煙齊

野花滿地閒來往

多少遊人過石堤

進到方丈裏，空谷禪師迎接着。員外慌忙下拜，說

新生小孩兒晝夜啼哭不肯喫乳危在須臾煩望吾師慈悲沒世不忘長老知是范道要求長老受記故此晝夜啼哭長老不說出這緣故來長老對黃員外說道我須親自去看他自然無事就畱黃員外在方丈裏喫了素齋與黃員外一同乘轎連夜來到黃員外家裏請長老在廳上坐了長老叫抱出令郎來黃員外自抱出來長老把手摸着這小兒的頭在着小兒的耳聾輕輕的說幾句衆人都不聽得長老又把手來摸着這小兒的頭說道無災無難利益雙親道源不替只見這小兒便不哭了衆人驚異說道何曾

見這樣異事，真是活佛超度黃員外，說待過歲送到  
上刹，寄名出家。長老說最好，就與黃員外別了，自回  
寺裏來。黃員外幸得小兒無事，一家受惜撫養光陰。  
然指不覺又是過歲。黃員外說我曾許小兒寄名出  
家，就安排盒子表禮，叫養娘抱了孩兒，兩乘轎子，  
往寺裏來。到方丈內，請見長老拜謝，送了禮物。長老  
與小兒取箇法名，叫做黃復仁，送出一件小法衣，僧  
帽，與復仁穿戴。喫些素齋。黃員外仍與小兒自回家  
去。來來往往，復仁不覺又是六歲。員外請箇塾師教  
他讀書。這復仁終是有根脚的，聰明伶俐，一村人都

曉得他是光化寺裏范道化身來的，日後必然富貴。這縣裏有個童太尉，見復仁聰明俊秀，又見黃家數百萬錢財，有個女兒與復仁同年，使媒人來說，要把女兒許聘與復仁，黃員外初時也不肯定這太尉的女兒，被童太尉再三強不過，只得下三百箇盒子，二百兩金首飾，一千兩銀子，若干段疋色絲定了。也是一緣一會，說這女子聰明過人，不曾上學讀書，便識得字，又喜誦諸般經卷，爲何能得如此，他却是摩訶迦葉祖師身邊一箇女侍，降生下來了道緣的。初時男女兩個幼小，不理人事，到十五六歲年紀，漸長，兩

箇一心只要出家修行各不願嫁娶黃員外因復仁  
年長選日子要做親董小姐聽得黃家有了日子安  
成親心中慌亂忙寫一封書使養娘送上太太書云  
切惟詩重標梅禮端合色奈世情不一法律難齊  
紫玉志向禪門不樂唱隨之偶心懸覺坼寧思仇  
儷之借一虛百空萬緣俱盡禪燈一點何須花燭  
之輝煌梵磬鼓聲奚取琴瑟之嘹亮破盂甘食敵  
衲爲衣泯色象於兩忘齊生死於一徹伏望母親  
夫人大發慈悲優容苦志求謝爲雲神女寧追奔  
月嫦娥佛果倘成親恩可報莫問瓊簫之响長塞

王杵之盟于冒台慈幸惟憐愍

養娘拿着小姐書送上太太太太接得這書對養娘道連日因黃家要求做親不曾着人來看小姐我女兒因甚事叫你送書來養娘把小姐不肯成親開常只是看經念佛要出家的事說了一遍太太聽了這話心中不喜就使人請老爺來看老太太把小姐的書送與太尉太尉看了說道沒教訓的婢子男婚女嫁人倫常道只見孝弟通於神明那曾見修行做佛把這封書扯得粉碎罵道放屁放屁太尉只依着黃家的日子把小姐嫁過去黃復仁與董小姐兩箇那

日拜了花燈，同在一房，二人各自臥宿，一連過了半年有餘。夫婦相敬相愛，就如賓客一般。黃復仁要辭了小姐，出去雲遊。小姐道：「官人若出去雲遊，我與你正好同去出家。自古道：婦人嫁了從夫，身子決不敢壞了。」復仁見小姐堅意要修行，又不肯改嫁，與小姐說道：「恁的我與你結拜做兄妹，一同雙修罷。」小姐歡喜，兩箇各在佛前禮拜誓畢，二人換了粗布衣服，粗茶淡飯在家修行。黃員外看見這個模樣，都不歡喜，恐怕被人笑耻，員外只得把復仁夫妻二人連一箇養娘，兩箇梅香都打發到山裏西莊上，冷落去處住。



下夫妻二人只是看經念佛參禪打坐三年有餘兩箇正在佛前長明燈下坐禪黃復仁忽然見箇美貌佳人妖嬌嫵娜走到復仁面前道箇萬福說道妾是童太尉府中唱曲兒的如翠太太因大官人不與小姐同牀必然絕了黃家後嗣二來不礙大官人修行並無一人知覺說罷與復仁眷戀起來復仁被這美艷佳人親近如此又聽說道絕了黃門後嗣不覺也有些動心隨又想到童小姐比他十分嬌美我尚且不與他沾身怎麼因這箇女子壞了我的道念纔然自忖只聽得一聲响亮萬道火光飛騰繚繞復仁驚

醒來這小姐也却好放參復仁連忙起來禮拜菩薩  
又來禮拜小姐說道復仁道念不堅幾乎着魔望姐  
姐指迷說這小姐聰明過人智慧圓通反勝復仁小  
姐就說道兄弟被色魔迷了故有此幻象我與你除  
是去見空谷祖師求箇解脫次日兩箇來到光化寺  
中來見長老空谷說道慾念一與四大無着再求轉  
脫方始圓明因與復仁夫妻二人口號如何

跳出愛慾淵

渴飲靈山泉

夫也亡去住

妻也履福田

休休同泰寺

荷荷極樂天

夫妻二人拜辭長老回到西莊來對養娘梅香說我姊妹二人今夜與你們別了各要回首養娘說道我伏事大官人小姐數載一般脩行如何不帶罕養娘同回首復仁說道這箇勉強不得恐你緣分不到養娘回話道我也自有分曉夫妻二人沐浴了各在佛前禮拜一對兒坐化了這養娘也在房裏不知怎麼也回首去了黃員外聽得說自來收拾不在話下且說黃大官人精靈竟來投在蕭家小姐來投在支家漁湖有箇蕭二郎在齊爲世胄之家蕭然蕭坦之是一族蕭二郎之妻單氏最仁慈積善懷娠九箇月

將要分娩之時，這里復仁却好坐化。單氏夜裏夢見一箇金人身長丈餘，衣服冕旒，旌旗羽雉，輝耀無比。一駭緋衣人車從簇擁來到蕭家堂上，敬下。這箇金身人獨自一箇進到單氏房裏，望着單氏下拜。單氏驚惶，正要問時，恍惚之間，單氏夢覺來，就生下一箇孩兒來。這孩兒生下來，便會啼啼，自與常兒不羣。取名蕭衍。八九歲時，身上異香不散，聰明才敏，文章書翰人不可及。亦且長於談兵，料敵制勝，謀無遺策。衍以五月五日生，齊時俗忌傷尅父母，多不肯舉。其母密養之，不令其父知之。至是始令見父。父親說道：五

月兒刑尅父母養之何爲銜對父親說道若五月兒有損父母則蕭衍已生九歲九年之間曾有害於父母麼九歲之間不曾傷尅父母則九歲之後豈能刑尅父母哉請父親勿疑其父異其說其惑稍解其叔蕭懿聞之說道此兒識見超卓他日必大吾宗由此知其爲不凡每事亦與計議時有刺史李賁謀反僭稱越帝置立官屬朝命將軍楊暕計賁楊暕見李賁勢大恐不能取勝每每來問計於蕭懿懿說有姪蕭衍年雖幼小智識不凡命世之才我着人去請來與他計議必有箇善處蕭懿忙使人召蕭衍來見楊暕

驟見衍舉止不常遂致禮敬虛心請問要求破賁之  
策衍說李賁蓄謀已久兵馬精強士衆歸向足下以  
一旅之師與彼交戰猶如以肉投虎立見其敗聞賁  
跨據淮南近逼廣州孫罔逗遛取罪于雄失律賜死  
賁志驕意滿不復顧忌足下引大軍屯於淮南以一  
軍與陳霸先抄賁之後略出數千之衆與賁接戰勿  
與爭強待敗而走引至淮南大屯之所且淮南蘆葦  
深曲更兼地濕泥濘不易馳騁足下深溝高壘不與  
接戰坐斃其銳候得天時因風縱火霸先從後斷其  
歸路詐爲賁軍迷潰襲取其城賁進退無路必成擒

初已  
目中

矣。驟聞衍言，歎異，驚伏拜辭而去。楊暉依衍計策，隨破了李賁。蕭衍名譽益彰，遠近羨慕。人樂歸向，衍有大志。一日，齊明帝要起兵滅魏，又恐高歡遣枝人馬強衆，不敢輕發。特遣黃門召衍入朝，問計。蕭衍隨着使者進到朝裏，見明帝拜舞已畢，明帝雖聞蕭衍大名，却見衍年紀幼小，說道：「卿年幼望重，何才而能蕭衍？」衍回奏道：「學問無窮，智識有限，臣不敢以才事陛下。」明帝悚然敬，不以小兒待之。因與衍計議要伐魏滅爾朱氏。只是高歡那廝，士衆兵強，故與卿商議。衍素道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

今爾等日見異後猶淫惡滔天高歡反覆挾詐竊窺  
不執名雖得衆實失士心况君臣異謀各立黨與不  
能固守其常也陛下選將練兵聲言非伐便攻其東  
彼備其東我罷其戰今年一師明年一旅日肆侵擾  
使彼不安自然困斃且上下不和國必內亂陛下因  
其亂而乘之蔑不勝矣明帝聞言大悅蕭衍在朝引  
入宮內皇后妃嬪時常相見與衍日親日近衍焚畫  
既多勸勞日積累官至雍州刺史後至齊主寶卷惟  
喜遊嬉荒淫無度不接朝士親信宦官蕭衍聞之謂  
張弘策曰當今始安王遙光徐孝嗣等六貴同朝勢



必相亂况主上標虎嫌忌趙王倫反跡已形一朝禍發天下土崩不可不爲自備於是衍乃密脩武備招聚驍勇數萬多步竹木沈之嶺溪積茅如岡阜齊主知蕭衍有異志與鄭植計議欲起兵誅衍鄭植奏道蕭衍圖謀日久士馬精強未易取也莫若聽臣之計外假加爵溫旨衍必見臣因而刺殺之一匹夫之力耳省了許多錢糧兵馬齊主大喜即便使鄭植到雍州來要刺殺蕭衍驚動了光化寺空谷長老知道此事就托箇夢與蕭衍長老拿着一卷天書書裏夾着一把利刃遙與蕭衍衍醒來自想道明明的一箇僧

人挈這夾刀的一卷天書與我莫非有人要來刺我麼明日且看如何只見次日有人來報道朝廷使鄭植責詔書要加爵一事蕭衍自說道是了且不與鄭植相見先使人安排酒席在寧蠻長史鄭紹寤家裏都埋伏停當了與鄭植相見說道朝廷使卿來殺我必有詔書鄭植賴道沒有此事蕭衍喝一聲道與我搜看只見帳後跑出三四十箇力士就把鄭植掣下身邊搜出一把快刀來又有殺衍的密詔蕭衍大怒說道我有甚虧負朝廷如何要刺殺我連夜召張弘策計議起兵建牙樹旗選集甲士二萬餘人馬千餘

匹船三十餘艘，一齊殺出槽溪來。昔日所貯下竹木茅草葦束，立舟又命王茂曹景宗爲先鋒，軍至漢口，乘着水漲，順流進兵，就襲取了嘉湖地方。且說郢城與魯城這兩箇城，是嘉湖的護衛建康的門戶。今被王先鋒襲取了嘉湖，這兩處守城官心膽驚落，料道敵不過彼此相約投降。這建康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無人敢敵，勢如破竹，進克建康。兵至近郊，齊主遊騁如故，遣將軍王珍國等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被呂僧珍縱火焚燒其營，曹景宗大兵乘之，將士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敗，衍軍長

驅進至宣陽門蕭衍兄弟子姪皆集將軍命元愉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十二月齊人逐弒寶卷蕭衍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加衍爲大司馬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衍尋自爲國相封梁國公加九錫黃復仁化生之時却原來養娘轉世爲范雲二女侍一轉世爲沈約一轉世爲任昉與梁公同在竟陵王西府爲官也是緣會自然義氣相合至是梁公引雲爲詒議約爲侍中昉爲未謀二年夏四月梁公蕭衍受禪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梁主雖然馬上得了天下終是道緣不斷殺中有仁

一心只要修行。梁主因兵興多故，與魏連和。一日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梁主與諧談久，命李諧出得朝更深了，不及還官，就在便殿齋閣中宿歇。散了官嬪，諸官獨自一箇默坐在閣兒裏，開着牕看月，約莫一更時分，只見有三五十箇青衣使人從甬巷中走到閣前來，內有一箇口裏唱着歌歌

從入牢籠羈絆多

也曾惟畢走洪波

可憐明日庖丁解

不復遼東白躡歌

梁主聽這歌心中疑惑，這一班人走近朝着梁主叩頭奏道：陛下仁民愛物，剛應慈悲我等，俱是大廟中

祭禮所用牲體百萬生靈明日一時就殺伏懇陛下  
慈悲敕宥某等苦難陛下功德無量梁主與青衣使  
人說道太廟一祭朕如何知道殺戮這許多牲體朕  
實不忍來日朕另有處這青衣人一齊叩頭哀祈涕  
泣而去梁主次日早朝與文武各官說昨夜齋閣中  
見青衣之事又說道宗廟致敬固不可已殺戮屠毒  
朕亦不忍自今以後把粉麩代做犧牲庶使祀典不  
廢仁惻亦存兩全無害未爲定制誰敢違背梁主每  
日持齋奉佛忽夜間夢見一夥絳衣神人各持旂節  
辟麟鳳釐千百諸神各持執事護衛請梁主去遊冥

府遊到一箇大寶殿內見箇金冠法服神人相陪遊覽每到一殿各有主事者都來相見有等善人安樂從容優游自在仙境天堂並無星砂有等惡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拈舌油鍋蛇傷虎咬諸般罪孽又見一夥藍縷貧人蓬頭跣足瘡毒遍體種種苦惱一齊朝着梁主哀告乞陛下慈悲超救某等俱是無主孤魂餓餓無食久沉地獄梁主見說回曰善哉善哉待朕回朝卽超度汝等諸罪人皆哀謝末後到一座大山山有一穴穴中伸出一箇大蟒蛇的頭來如一間殿屋相似對着梁主昂頭而起梁主見了突一大驚正

欲退走，只見這蟒蛇張開血池般口，說起話來，叫道：「陛下休驚，身乃邪后也，只爲生前嫉妬心毒，死後變成蟒身，受此業報，因身軀過大，旋轉不便，每苦腹饑，無計求飽。陛下如念夫婦之情，乞廣作佛事，使妾脫離此苦。功德無量。原來邪后是梁主正宮生前最妬，凡帝所幸宮人，百般毒害，死於其手者，不計其數。梁主無可奈何，聞得鶴鷓鳥作羹，飲之可以治妬，乃命獵戶每月責取鶴鷓百頭，日日煮羹，充入御饌進之。果然其妬稍減。後來邪后聞知其事，將羹潑了，不喫。如復如舊。今日死爲蟒蛇，陰靈見帝求救，梁主道朕



回朝時，當與汝懺悔前業。蟒蛇道：多謝陛下仁德，妾今送陛下還朝。陛下勿驚說罷，那蟒蛇舒身出來，大數百圍，其長不知幾百丈。梁主嚇出一身冷汗，醒來乃南柯一夢。咨嗟到曉，次日朝罷，與眾僧議設孟蘭盆大齋。又造梁皇寶懺，說這孟蘭盆大齋者，猶中國言普食也。蓋爲無主餓鬼而設也。梁皇懺者，梁主所造，專爲禱后懺悔惡業，兼爲眾生解釋其罪。冥府罪人，因梁主設齋造經二事，卽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爲彼一空，夢見禰后如生前裝束，欣然來謝道：妾得陛下寶懺之力，已脫蟒身，生天特來拜謝。又夢見百

萬獄囚皆朝者梁主拜謝齊道皆賴陛下功德幸得脫離地獄梁主以此奉佛益專屢詔尋訪高僧禮拜闡明其教未得其人聞得有箇蓋頭和尚精通釋典遣內侍降敕召來相見蓋頭和尚隨着使命而來武帝在便殿正與侍中沈約奕棋內侍稟道奉敕喚蓋頭師已在午門外聽育適值武帝用心在圍棋上算計要殺一段棋子這里連稟三次武帝全不聽得手侍一筒棋子下去口裏說道殺了他罷武帝是說殺那棋子內侍只道要殺蓋頭和尚應道得育便傳育出午門外將蓋頭和尚斬訖武帝完了這局圍棋沈

紉奏道：楹頭師已喚至聽宣久矣。武帝忙呼內侍教請和尚進殿相見。內侍奏道：已奉旨殺了。武帝大驚。方悟殺棋時誤聽之故。乃問內侍道：和尚臨刑有何言語？內侍奏道：和尚說前劫爲小沙彌時，將鋤去草，誤傷一曲蟾之命。帝那時正做曲蟾，今生合償他命。乃理之當然也。武帝歎惜良久，益信輪迴報應之理。乃傳旨厚葬楹頭和尚，一連數日，心中怏怏不樂。沈約窺知帝意，乃遣人遍訪名僧，忽聞得有箇聖僧，法號道林，支長老，在建康十里外結茅而居。在那里修行。乃奏知梁主、梁主卽命侍中沈約去訪其僧約旌。

旗車馬，黨從都盛勢如山。岳驚動遠近，一路傳呼道。  
林自在菴中打坐，寂然不動。沈約走到榻前，說道：「和  
尚，知侍中來乎？」道林張目說道：「侍中知和尚坐乎？」沈  
約又說道：「和尚安身處所，那里得來的？」道林回話道：「  
出家人去住無礙，只說得一聲：『這箇菴連裏面僧  
人一切都不見了，只剩得一片白地。』」沈約喫這一驚，  
不小。曉得真是聖僧，慌忙望空下拜道：「弟子肉眼凡  
庸，煩望吾師慈悲，非約僭妄，乃朝廷所使，約不得不  
如此。支公仍見沈約，就畱沈約喫些齋飯。沈約懇求  
禪旨，指迷支公與沈約口號云：

栗事護前

斷舌何緣

欲解除事

赤章奏天

紙後又寫十來箇隱字爲何支公有此四句口說一  
日豫州獻二寸五分大栗子梁主與沈約各默書梁  
于故事沈約故意少書三事乃云不及陛下出朝語  
人曰此公護前蓋言梁主護短也後梁主知道以此  
憾約斷舌之事約與范雲勸武帝受禪約病中夢齊  
和帝以劍割其舌約恐懼命道士密爲赤章奏天以  
禳其孽都是沈約的心事無人知得被支公說着了  
沈約驚得一身冷汗魂不附體木呆了一會又再三

拜問隱字之義。支公爲何連寫這十來箇隱字。日後沈約身死，朝議欲謚沈約爲文侯。梁主恨約不肯謚爲文侯，說道：「情懷不盡，爲隱，改其謚爲隱侯。」支公所書前二事，是沈約已往之事。後謚法一事，是沈約未來之事。沈約如何便悟得出來，再三拜求，定要支公明示。支公說道：「天機不可盡洩。」侍中日後自應說罷，依先閉着那坐去了。沈約悵然而歸，回見武帝，把支公變化之事，備細奏上武帝。武帝說道：「世上真有仙佛，但俗人未曉耳。」武帝傳旨來日，齋與幸其菴，命集文武大臣，起二萬護衛兵，儀從鹵簿，旗幡鼓吹一齊。

出城竟到菴裏來迎支公。支公已先知了，菴裏都收拾停當，似有箇起行的模樣。武帝與沈約到得菴裏，相見支公，武帝屈尊下拜，尊禮支公爲師，行禮已畢。支公說道：陛下請坐，受和尚的拜。武帝說道：那曾見師拜弟？支公答道：亦不曾見妻抗夫。只這一句話頭，武帝聽了，就如提一桶冷水從頂門上澆下來，遍身蘇麻。此時武帝心地不知怎地，忽然開明，就省悟前世黃復仁童小姐之事。二人點頭解意，眷眷不已。武帝就請支公一同在鑿與裏回朝，供養在便殿齋閣裏。武帝每日退朝，便到閣子中，與支公參究禪理。求

解了悟支公與武帝道我在此終是不便與陛下別  
了仍到菴裏去住武帝道難此間三十里有箇白鶴  
山最是清幽仙境之所朕去建造箇寺刹請師傅到  
那里去住支公應允了武帝差官督造這箇山大  
興工作極上木之美殿刹禪房數千百間資費百萬  
取名同泰寺夫婦同登佛地之意四方僧人來就食  
者千百餘人支公供養在同泰寺一年有餘梁主有  
箇昭明太子年方六歲能默誦五經聰明仁孝一日  
忽然四肢不舉口眼緊閉不知人事合宮慌張來告  
梁主遍召諸醫皆不能治梁主道朕得此子聰明若



是不醒朕亦不願生了。舉朝驚恐東宮一班宮嬪官屬奏道太子雖然不省人事身體猶溫陛下何不來見支太師問箇備細如何武帝忙排駕到同泰寺見支公說太子死去緣故支公道陛下不須驚張太子非死也是尸歷也昔奉穆公會遊於天府聞鈞天之樂七日而甦趙簡子亦遊於天五日而甦射熊之事符契扁鵲之言命董安于書於宮今太子亦在天上已四日矣因忉利天有恒伽阿做青梯優迦會爲聽仙樂忘返被三足神鳥啄了一口西王母已殺是鳥太子還在天上我爲陛下取來梁主下拜道若得太

子更生朕情願與太子一同捨身在寺出家。支公言  
陛下第還宮。太子已甦矣。梁主急回朝見太子復生  
樓抱太子。父子大哭起來。又說道。我兒因你惹了這  
幾日驚得我死不得。死不得生。好苦。太子回話道。  
我在天上看做會被神鳥啄了手。上帝命天醫與我  
敷藥。正要在那里要被箇僧人抱了下來。梁主說道。  
這箇師傅是支長老。明日與你去禮拜長老。又說捨  
身之事。梁主致齋三日。先着天厨官來寺裏辦下大  
齋。普濟羣生。報答天地。梁主與太子就捨身在寺裏。  
太子有詩一首云。

粹宇迎閭闔

天衢尚未央

鳴輅和鸞鳳

飛旆入羊腸

谷靜泉通峽

林深樹奏琅

火樹含日炫

金刹接天長

月迴塔全見

煙生樓半藏

法雨香林澤

仁風頌聖王

皈依惟上乘

宿化喜陶唐

且進香胡飯

山櫻處處芳

長生容有外

諸福被遐方

此兒戲也  
何謂此行

姓都到寺裏請梁主回朝。梁主不允。太后又使宦官  
來請回朝。梁主也不肯回去。支公夜裏與梁主說道  
愛慾一念轉展相侵。與陛下還有數年。慶債未完。如  
何便能解脫得去。陛下必須還朝了。這孽緣待時日  
到來。自無住處。梁主見說。依允。次日各官又來請梁  
主回朝。梁主與各官說。朕已發誓捨身。今日又沒緣  
故。便回了朝。這是虎語。朕有箇善處。如要朕回朝。須  
早各出些錢財。贖朕回去。纔可。朕捨得一萬兩。各官  
捨一萬兩。太后捨一萬兩。都送在寺裏來供佛齋僧。  
朕方可與太子回朝。各官太后都送銀子在寺裏。梁

主也發一萬銀子，送到寺裏來。梁主纔回朝，無多時，適有海西一箇大秦犂鞞國轄下，有箇條伎國，其人長八九尺，食生物最猛悍，如禽獸一般，又善爲妖妄，眩惑如吞刀吐火，屠人截馬之術，聞得梁主受禪，他却要起傾國人馬來與大梁歸併。邊海守備官聞知，這箇消息，飛報與梁主知道。梁主見報，與文武官員商議別的要廝殺，都不打緊，若說這條伎國人馬，怎生與他對敵如何是好？各官有能爲朕領兵去敵，得他重加官職。各官聽得說，擢面面相看，無人敢去迎敵。侍中范雲、秦道愔等去別秦寺與道林長老求箇

善處道理。梁主道朕須自去走一遭。梁主慌忙命駕  
來到寺裏。禮拜支長老。把條枝國要來。願殺歸併。備  
說一遍。支公說道。不妨事。條枝國要過西海。方纔轉  
洋入大海。一千七百里。到得明州。明州過二三條江。  
纔到得建康。明州有箇釋迦真身舍利塔。是阿育王  
所造。藏釋迦佛爪髮舍利於塔中。這塔寺非是無故。  
而設。專爲鎮西海口。子使彼不得奈暴中國。說不盡  
的好處。今塔已倒壞了。陛下若把這塔依先修起來。  
鎮壓風水。老僧上祝釋迦阿育王佛力。護持條枝國  
人馬。如何過得海來。梁主見說。連忙差官修造釋迦

塔要增高做九十丈，利高十丈，與金陵長干塔一般。  
錢糧工力不計其數。這里正好修造，說這大秦鞏韌  
王催促修枝國，興起十萬人馬，海船千艘，精兵猛將，  
都過大海，要來廝併。道林長老入定時，見這景象，次  
日來請梁主在寺裏，打箇禪迦阿育王大舍，長老拜  
佛懺，祝武帝也釋去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狀  
九器，親爲禮拜講經。你看這佛力浩大，非同小可。這  
里祈佛做會，那條枝國人馬，下得海，開船不到三四  
日，就阻了颶風，各船幾乎覆沒，躲得在海中一箇阿  
媽，與烏龍住下，待了十餘日，風息了，方敢開船，不到

一會間風又發了，白浪滔天，如何過得來，仍舊回港。船在島裏，不開船便無風，若要開船就有風。條枝國大將軍乾篤篤說道：却不是古怪，不開船便無風，一要開船風就發起來，還是中國天子福分。天若容我們去，廝備着這光景，便過得海也未必取勝。他們不若回了兵罷，把船回得洋時，風也沒了，願願的放回去。乾篤篤領着眾頭目來見大秦國王，滿屈備說這緣故。滿屈說道：中國天子弘福，我們終是小邦，不可與大國抗禮。令乾篤篤領幾箇頭目，修一通降表，進貢獅子、犀牛、孔雀、三足雉、長鳴雞、一班夷官來朝拜進貢。



主見乾篤說阻風不敢過海一舉自知修塔的佛力  
以此深信釋教奉事益謹梁王恃中國財力欲併二  
魏遂納侯景之降景事東魏高歡景左足偏短不長  
弓馬而謀算諸將莫及嘗與高歡言願得精兵三萬  
橫行天下渡江縛取蕭老公爲太平主歡大喜使將  
兵十萬專制河南適歡死梁主因歡子高澄素與景  
不和用反關高澄澄果疑景詐爲歡喜召景景發書  
知澄詐遂據河南叛魏景遂使郎中丁和奉降表於  
梁主舉河南十三州歸附梁主正月丁卯夜夢中原  
數年皆以地降降次日見朱鳥說夢中之事昇泰道

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奉除表見梁主言景定  
終計實是正月乙卯梁主益神其事遂納景降封景  
爲河南王又發兵馬助景那里曉得侯景反觀兇人  
他知道臨賀王蕭正德屢以貪暴得罪於梁主正德  
陰養死士只願國家有變景因致書於正德書云  
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今被廢黜景  
雖不才實思自效

正德得書大喜暗地與景連和又致書與景書云  
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爲不濟事俄在遠今其時  
矣

說這侯景與正德密約，遂詐稱出獵起兵。十月襲蘇州，執刺史蕭泰，又攻破歷陽。太守莊鐵以威投降，因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鬪，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使虜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景聞大悅，遂以鐵為導，引梁主不知。正德與景暗通，反令正德督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菰，暗濟景衆。侯景得渡，遂圍臺城。晝夜攻城不息，被董勛引景衆登城，就據了臺城。把梁主幽於太極東堂，以五百甲士防衛。內外聞鐵猶

婦人乃有  
此輩識其  
處所不  
言其書  
淨快仁  
也武氏  
自見

相似景遂入宮恣意肆取宮中寶玩珍鼎前代法器  
之類又選美好宮嬪名姬千數悉歸於己景陰體弘  
壯淫毒無度夜御數十人猶不遂其所欲開溧陽公  
主音律超衆容色傾國欲納爲妃遂使小黃門田香  
兒以紫玉軟絲同心結兒一奩并合歡水果盛以金  
泥小盒密封遺公主公主啟看左右皆怒勸主碎其  
盒拒而不納公主曰不然非爾輩所知侯王天下豪  
傑父王昔曾夢獼猴升御榻正應今日我不束身歸  
侯王則蕭氏無遺類矣遂以雙鳳名錦被疇明飲金  
交蓮枕遺侯景景見田香兒回奏大悅遣親近左右

支公君有  
嗣通何必  
榮主榮見  
給天命不  
可違耳  
荷荷之厄  
是亦實形  
花樣不祥  
起生

數十人迎公主定情之久景雖狎毒萬端主亦曲爲  
忍受日親不移致景寵結得以顛倒是非妨於朝務  
保全公族主之力也後王偉勸景廢立盡除衍族主  
與偉忤愛弛梁主旣爲景所制不得來見支公所  
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寧  
不得荷荷而殂年八十六歲景秘不發喪支長老早  
已知道况時節已至不可待也在寺裏坐化了且說  
梁湘東王緝痛梁主被景幽死遂自稱假黃鉞大都  
督中外諸軍承制起兵來誅侯景先使竟陵太守王  
僧辨領五千人馬來復臺破軍到湘州地方僧辨隨

令趙伯起來探聽侯景消息。伯超恐路上不好行，笑  
做箇平常商人行。到栢樹尖山邊，深林裏走過。望見  
梁主與支公二人，各倚着一杖，緩緩的行來。伯超走  
近，見了梁主，喫這一驚不小。連忙跪下奏道：陛下與  
長老因甚到此？今要往何處去？梁主回荅道：朕功行  
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  
王，正没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說了，梁主  
就袖中取出書，遞與趙伯超。伯超剛接得書，就不見  
了梁主。與支公後，伯超探聽侯景消息，回覆王僧辨。  
忙將書送上湘東王。說見梁主一事。湘東王拆開書

看是一首古風詩云

奸虜竊神器

嗟哉蕭正德

宛逆賊君父

惟彼湘東王

落星霸先謀

胤身依蒼仁

身首各異處

暴尸陳市中

今我覽故履

毒痛流四海

爲景所愚賣

不復爲蜩螗

憤起忠勤在

使景臺城敗

爲鴟所屠害

五子誅夷外

爭食民心快

去住兩無礙

越樂爲世尊

自在梵剎界

篡逆安在哉

鉄鉞誅干戩

湘東王讀罷是詩，淚涕潛流，不勝嗚咽。後王僧辨陳  
霸先攻破侯景，景竟欲走吳，依答仁、羊侃二子，羊鳴  
殺之，暴景屍於市，民爭食之，并骨亦盡。梁陽公主亦  
食其肉，雪冤於天。期以自死，景五子皆被并齊殺盡。  
於詩無一不驗。詩曰：

翻來方見  
公主心事  
具文中表  
練

堪笑世人眼界促

只就日前較禍福

臺城去路是西天

累世證明有空谷



古今小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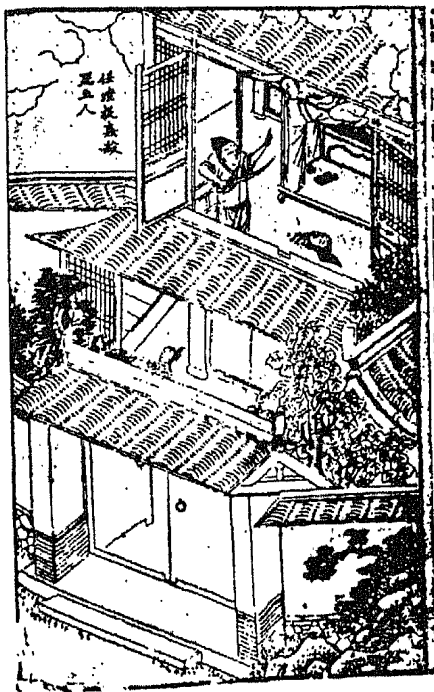
梁武帝

毛

第三十七卷



萬年不凋  
萬年不凋



任道真教  
五五人

任孝子烈性爲神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作惡姻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閒花野草且休拈

處得身安心自然

山妻本是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費錢

這首詞單道着色慾乃忘身之本爲人不可苟且語說南宋九宗朝紹熙元年臨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昇陽庵前有箇張員外家中巨富門首開箇川廣生藥舖年紀有六旬媽媽已故止生一子噴做張秀一

郎年二十歲，聰明標致，每日不出大門，只務買賣。父母見子年幼，抑且買賣，其門如市，打發不開，箇中有箇主管，姓任名珪，年二十五歲，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端坐在家，任珪大孝，每日辭父出，到晚纔歸參父，如此孝道，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是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得一妻，年二十歲，生得大有顏色，係在城內日新橋河下做涼傘的梁公之女兒，小名叫做聖金，自從嫁與任珪，見他篤實本分，只是心中不樂，怨恨父母，于不嫁，萬不嫁，把我嫁在江干路，又遠，早

這任班又自早出曉歸因此不滿婦人之意原來這  
婦人未嫁之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名周待有姦  
此人生得丰姿俊雅專在三街兩巷貪花戀酒趨奉  
得婦人中意年紀三十歲不要娶妻只愛一婆娘周  
待與梁姐姐暗約偷期街坊鄰里那一箇不曉得因  
此梁公梁婆又無兒子沒奈何只得把女兒嫁在江  
干省得人是非這任班是箇朴實之人不曾打聽仔  
細胡亂娶了不想這婦人身雖嫁了任班一心只想  
周得兩人餘情不斷在蔭光陰正是

看見垂楊柳

回頭麥又黃

蟬聲猶未斷

孤雁早成行

忽一日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滿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這周得同兩箇弟兄俱打扮出服潮門只見車馬往來人如聚蟻周得在人叢中丟撇了兩箇弟兄潮也不看一逕投到牛皮街那任珪家中來原來任公每日只開着大門坐在樓簷下念佛周得爲扇子柄敲門任公只道兒子回家一步步摸出來把門開了周德知道是任公便叫聲老親家小子施禮了任公聽着不是兒子聲音便問足下何人有何事到舍下周得道老親家小子是梁涼拿姐姐之子

有我姑表妹嫁在宅上因看潮特來相訪令郎姐夫  
在家麼任公雙目雖不明見說是媳婦的親便邀他  
請坐就望裏面叫一聲娘子有你阿舅在此相訪這  
婦人在樓上正納悶聽得任公叫連忙濃添脂粉插  
戴釵環穿幾件色服三步那做兩步走下樓來布簾  
內瞧一瞧正是我的心肝情人多時不曾相見走出  
布簾外笑容可掬向前相見這周得一見婦人正是  
分明久旱逢甘雨 賽過他鄉遇故知

只想洞房歡會日

那知公府獻頭時

兩箇並肩坐下這婦人見了周得神寬飄蕩不能禁



止遂携周得子揭起布簾口裏胡說道阿舅上樓去  
說話這任公依舊坐在樓簷下板橋上念佛這兩箇  
上得樓來就抱做一團婦人罵道短命的教我思量  
得你成病因何一向不來看我負心的賊周得笑道  
姐姐我爲你嫁上江頭來早晚不得見面害了相思  
病爭些兒不得見你我如常要來只怕你老公知道  
因此不敢來望你一頭說一頭樓抱上牀解帶卸衣  
叙舊日海誓山盟雲情雨意止是

情興兩和諧樓定香肩臉貼腮手捻香酥妳綿軟

實奇哉退了修兒脫繡鞋玉體靠郎懷舌送丁香

口便開倒風顛雲雨罷。曷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這詞名南鄉子。單道其日間雲雨之事。這兩箇霎時雲收雨散。各整衣巾。婦人樓住周得在懷裏道。我的老公早出晚歸。你若不自我心時。常只說相訪。老子又瞎他曉得甚麼。只顧上樓和你快活。切不可做負心的。周得答道。好姐姐。心肝肉。你既有心於我。我決不負於你。我若負心。教我墮阿鼻地獄。萬劫不得人身。這婦人見他說。忙捧過周得臉來。舌送丁香。放在他口裏。道我心肝。我不枉了有心愛你。從今後。

任公  
公所謂  
處置三  
十兩也

頻頻走來相會，切不可使我倚門，而望道罷。兩人不忍分別，只得下樓別了任公，一直去了。婦人對任公道：「這箇是我姑娘的兒子，且是本分淳善，話也不會說，老實的人。」任公答道：「好好婦人，去窺前安排中飯。」與任公喫了，自上樓去了，直睡到晚。任珪回來，參了父親，上樓去了。夫妻無話，睡到天明，辭了父親，又入城而去。俱各不題。這周得自那日走了，這遭日夜不安，一心想念，歇不得兩日，又去相會。正是情濃似火，比時牛皮街人煙稀少，因此走動，只有數家鄰舍，都不知此事，不想周得自了一場官司，有兩箇月不去。

相望這婦人。淫心似火已不得休來。只因周得小來。  
憑憑成病如醉如癡。正是

鳥飛兔劫朝來暮往何時歇。女媧只會煉石補青  
天。豈會熬膠粘日月。

倏忽又經元宵。臨安府居民門首。扎縛燈棚懸掛花  
燈慶賀元宵。不期這周得官事已了。打扮衣巾。其日  
已牌時分。還來相望。却好任公在門首念佛。與他施  
禮罷。還上樓來。袖中取出燒鴨。煮肉。兩人喫了解帶  
脫衣上牀。如糖似蜜。如膠似漆。恁意顛鸞倒鳳。出於  
分外纏綿。日久不曾相會。兩箇樓做一團。不捨分開。

耽閣長久了，直到申牌時分，不下樓來。這任公肚中又饑，心下又氣，想道：這阿舅今日如何在樓上？這一日便在樓下叫道：我肚餓了，要飯喫。婦人應道：我肚裏疼痛，等我便來。任公忍氣吞聲，自去門前坐了。心中暗想：必有蹊蹺。今晚孩兒回來問他，這兩人只得分散，輕輕移步下樓。款款開門，放了周得去了。那婦人假意叫肚痛，安排些飯與任公喫了，自去樓上。思想：情人不在話下，却說任珪到晚回來，參見父親。任公道：我兒且休要上樓，去有一句話要問你。任珪立住，躬聽任公道。你丈人丈母家，有箇甚麼姑舅的，何

舅自從舊年八月十八日看潮來了這遭以後不時  
來望，逕直上樓去說話也不打緊，今日早間上樓直  
到下午中飯也不安排我喫，我忍不住叫你老婆那  
阿舅聽見我叫，慌忙去了，我心中十分疑惑，住日常  
要問你，只是你早出晚回，因此忘了，我想男子漢與  
婦人家在樓上一日，必有姦情之罪，我自年老眼又  
瞎，管不得我兒自己慢慢訪問，則箇任珪聽罷，心中  
大怒，火急上樓端的是

口是禍之門

舌爲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當時任珪大怒上樓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且忍住  
看這婦人分豁只見這婦人坐在樓上便問道父親  
喫飯也未答應道喫了便上樓點燈來鋪開被脫了  
衣裳先上牀睡子任珪也上牀來却不倒身睡去坐  
在枕邊問那婦人道我問你家那有箇姑長阿舅時  
常來望你你且說是那箇婦人見說爬將起來穿起  
衣裳坐在牀上柳眉剔豔嬌眼圓睜應道他便是我  
爹爹結義的妹子養的兒子我的爹娘記掛我時常  
教他來望我有甚麼半絲麻線便焦躁發作道兀誰  
在你面前說長道短來老娘不是善良君子不慕頭

恨極三字  
不為難

巾的婆婆，洋塊博兒也要落地，你且說是誰說黃道黑。我要和你會同問得明白。任珪道：你不要嚷，却纔父親與我說。今日甚麼阿舅在樓上一日，因此問你則箇沒事，便罷休。不消得便焦躁，一頭說一頭，便脫衣裳自睡了。那婦人氣喘氣促，做神做鬼，假意兒裝妖作孽，哭哭啼啼道：我的父母沒眼睛，把我嫁在這里，沒來由教他來望，却教別人說是道，非又哭又說。任珪睡不着，只得爬起來，那婦人頭邊摸住了，撫恤道：便罷休，是我不是，看往日夫妻之面，與你陪話便了。那婦人倒在任珪懷裏，兩箇雲情雨意，狂了半夜。



俱不題了。任珪天明起來，辭了父親入城去了。每日巴巴結結，早出晚回。那癡婆一心只想要偷漢子，轉轉尋思要待何計脫身。只除尋事回到娘家，方纔和周得做一塊兒，要箇滿意。日夜掛心，懣指又過了半月。忽一日飯後，周得又來，拽開門兒，逕入也不與任公相見。一直上樓，那婦人向前攔住，低聲說道：「耐這瞎老驢與兒子說道：你常來樓上坐定說話，教我分說得口皮都破，被我胡蘆提瞞過了。你從今不要來，怎地教我捨得你？」可尋思計策，除非回家去，與你方纔快活。周得聽了，眉頭一簇，計上心來。如今屋上

猶兒正狂叫來叫去，你可漏屋處抱得一箇來，安在懷裏必然抓碎你胸前，却放了箇兒睡在牀上啼哭。等你老公回來必然問你，你說你的好命，却來調戲我，我不肯順他，他將我胸前抓碎了，你放聲哭起來。你的丈夫必然打發你歸家去，我每日得和你同歡同樂，却強如偷雞吊狗，暫時相會。且在家中住了半年三箇月，却又再處此計。大妙婦人，伏道我不枉了有心向你，好心腸有見識。二人和衣倒在牀上調戲了雲雨罷，周得慌忙下樓去了。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那婦人伺候了幾日，忽一日捉得一箇貓兒，解開胸膛，包在懷裏，這貓兒見衣服包籠，舒腳亂抓，婦人忍着疼痛，由他抓得胸前兩妳粉碎，解開衣服，放他自去。此是中牌時分，不做晚飯，和衣倒在牀上，把眼擦得緋紅，哭了叫，叫了哭，將近黃昏，任珪回來，參了父親，到裏面不見婦人，叫道：「娘子，怎麼不下樓來？」那婦人聽得回了，越哭起來。任珪逕上樓，不知何意，問道：「喫晚飯也未？」怎地又哭，連問數聲不應。那淫婦巧生言語，一頭哭，一頭叫道：「問甚麼說起來，粧你娘的識子，快寫休書，打發我回去，做不得這等猪狗樣人。」

若不打發我回家去。我明日尋箇死休說了。又哭。任  
珪道：你且不要哭。有甚事對我說。這婦人爬將起來。  
抹了眼淚。擗開胸前。兩妳抓得粉碎。有七八條血路。  
教丈夫看了。道：這是你好親爺幹下的事。今早我送  
你出門。回身便上樓來。不想你這老驢老畜生。輕手  
輕腳。跟我上樓。一把雙手。摟住。摸我胸前。定要行姦。  
喫我。不肯。他便將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里肯放。  
我慌忙叫起來。他沒意思。方纔摸下樓去了。教我眼  
巴巴地望你回來。說罷。大哭起來。道：我家不見這般  
沒人倫畜生。驢馬的事。任珪道：娘子低聲。鄰舍聽得。

這才子  
不能說  
限之言行  
此是任  
性大端  
早識處

不好看相婦人道你怕別人得知明日計乘驕子擡  
我回去便罷你任誰難是大孝之人聽了這篇妖言  
不由得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罷罷原來  
如此可知道前日說你與甚麼阿舅有姦眼見得沒  
巴莫在我面前胡說今後眼也不要看這老禽獸娘  
子休哭且安排飯來喫了睡這婦人見丈夫聽他虛  
說心中暗喜下樓做飯喫罷去睡了正是

嬌妻與僕從遊

十事商量九事成

這任柱被這婦人情已昏迷也不問爺却有此事也  
無過了一夜次早起來喫飯罷叫了一乘轎子買了  
一隻燒鷺兩瓶好酒送那婦人回去婦人收拾衣包  
也不與任公說知上轎去了。撞得到家便上樓去周  
得知道便過來也上樓去就接做一團倒在梁婆牀  
上雲情雨意周得道好計麼婦人遺端的你好計策  
今夜和你放心快活一夜以遂兩下相思之願兩個  
狂罷周得下樓去要買辦些酒饌之類婦人道我帶  
得有燒鷺美酒與你同喫你要買時只覓些魚菜時  
菓足矣周得一霎時買得一尾魚一隻猪蹄四色時

新菓兒又買下一大瓶五加皮酒拿來家裏教使女  
春梅安排完備已是申牌時分婦人擺開卓子梁公  
梁婆在上坐了周得與婦人對席坐了女使篩酒四  
人飲酒直至初更喫了晚飯梁公梁婆二人下樓去  
睡了這兩箇在樓上正是歡來不似今日喜來更勝  
當初正要稱意停眠整宿只聽得有人敲門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這兩箇指望做一夜快活夫妻誰想有人敲門春梅  
在樓上收拾未了聽得敲門執燈去開門見了任桂  
驚呆了立住脚一頭高聲叫道任姐夫來了別得聽

叮嚀在穿木屐走下樓，思量無處躲避，想空地裏有箇東廁，且去東廁躲閃。這婦人慢慢下樓道：你今日如何這等晚來？任珪道：便是出城得晚，開了城門，欲去張員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來。這裏歇一夜，婦人道：喫晚飯了未？任珪道：喫了，只要些湯洗腳。春梅連忙掇腳盆來，教任珪洗了腳。婦人先上樓，任珪却去東廁裏淨手。時下有人攔住，不與他去，便好只因來上廁爭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仇莫結，路逢狹處

難迴避



任珪剛跨上東廁，被周得劈頭揪住，叫道：「有賊！梁公  
梁婆婦人使女各拿一根柴來亂打。」任珪大叫道：「是  
我不是賊？」衆人不由分說，將任珪痛打一頓。周得就  
在鬧裏一逕走了。任珪叫得喉嚨破了，衆人方纔放  
手點燈來看見了任珪，各人都呆了。任珪道：「我被這  
賊揪住，你們顛倒打我，被這賊走了，衆人假意埋冤  
道你不早說，只道是賊賊到却走了。」說罷，各人自去  
任珪忍氣吞聲道：「莫不是藏甚麼人在裏面被我冲  
破，到打我這一頓，且不要慌，慢慢地察訪。」聽那更鼓  
已是三更去，梁公牀上睡了，心中胡思亂想，只睡不

着捱到五更不等天明起來穿了衣服便走梁公道  
待天明喫了早飯去任珪被打得渾身疼痛那有好  
氣也不應他開了大門拽上了越星光之下直望候  
潮門來却忒早了些城門未開城邊無數經紀行販  
挑着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  
閒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任珪混在人叢中坐下納  
悶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正所謂

喫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當時任珪心下鬱鬱不樂與決不下內中忽有一人

說道我那里有一隣居梁涼傘家有一件好笑的事  
這人道有甚麼事那人道梁家有一箇女兒小名聖  
金年二十餘歲未曾嫁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周  
得通姦舊年嫁在城外牛皮街賣生藥的主管叫做  
任珪這周得一向去那里來往被暗阿公識破去那  
里不得了昨日歸在家裏昨晚周得買了嘎飯好酒  
喫到更盡兩箇正在樓上快活有這等的巧事不想  
那女婿更深夜靜趕不出城還來丈人家投宿姦夫  
驚得沒躲避處走去東廁裏躲了任珪却去東廁淨

手、香道好笑麼、那周得好手段走將起來劈頭將任

注想住到十有數丈人丈母女兒一齊記任注門這  
打了一頓姦夫逃走了世上有這樣的異事衆人聽  
說了，一齊拍手笑起來道有這等沒用之人被姦夫  
淫婦安排難道不曉得這人道若是我便打一把尖  
刀殺做兩段那人必定不是好漢必是箇膿腸爛  
骨烏龜又一箇道想那人不曉得老婆有姦以致如此  
說了，又笑一場正是

情知語是鈞和線 從頭鈞出是非來

當時任珪却奸聽得備細城門正開一齊出城各分  
路去了此時任珪不出城復身來到張員外家裏來

取了三五錢銀子，到鐵舖裏買了一柄解腕尖刀和  
鞘，揀在腰間。思量錢塘門晏公廟神明最靈，買了一  
隻白公雞，香燭紙馬，提來廟裏燒香拜告，神聖顯靈。  
任珪妻梁氏與鄰人周得適，姦夜來如此如此。前話  
一一禱告罷，將刀出鞘，提雞在手，問天買卦。如若殺  
得一箇人，殺下的雞在地下跳一跳，殺他兩箇人，跳  
兩跳，說罷一刀，剝下雞頭，那雞在地下，一連跳了四  
跳，重復從地跳起，直從梁上穿過墜將下來，却好共  
是五跳。當時任珪將刀入鞘，再拜望神明助力報仇。

化紙出廟上街東行，面走無計，可飽到晚間張員外

家歇了，沒情沒緒買賣也無心去管。次日早起，將刀  
插在腰間，沒做理會處，欲要去梁家幹事，又恐撞不  
着周得，只殺得老婆也無用，又不了事，轉轉尋思，恨  
不得咬他一口，還投一箇去處，有分教，任珪小膽番  
爲大膽，善心改作惡心，大鬧了日新，僑鼎沸了臨安  
府，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內事全然未保

這任珪東撞西撞，還到美政衙，姐姐家裏見了姐姐，  
說道：你兄弟這兩日有些事故，爹在家沒人照管，要  
寄托姐姐家中，作幾時休得，推故姐姐道：老人家多

住些時也不妨。姐姐果然教兒子去接任公，扶着來家。這日任珪又在街坊上串了一回，走到姐姐家，見了父親，將從前事一一說過。道：「兒子被這潑淫婦虛言巧語，反說父親如何如何，兒子一時被惑，險些墮他計中。這口氣如何消得？任公道：「你不要這淫婦便了。何須嘔氣？」任珪道：「有一日撞在我手裏，決無干休。」任公道：「不可造次。從今不要上他門，休了他，別討箇賢會的，便罷。」任珪道：「兒子自有道理，辭了父親，并姐姐氣忿忿的入城，恰好是黃昏時候，走到張員外家，將上件事一一告訴，只有父親在，且回家，我也放得。」

心下，張員外道：你且忍耐此事，須要三思而行。自古道：捉姦見雙批，賊見贓，倘或不了事，在受了苦楚，若下在死囚牢中，無人管你，你若依我說話，不强如殺害人性命。冤家只可解，不可結。任珪聽得勸他，低了頭，只不言語。員外教養娘安排酒飯相待，教去房裏睡。明日再作計較。任珪謝了，到房中，寸心如割，和衣倒在床上，番來復去，延捱到四更盡了，越想越惱，心頭上，捺不住，起來，抓扎身體，急掙將刀，插在腰間，摸到廚下，輕輕開了門，靠在後牆，那牆苦不甚高，一步爬上牆頭。其時夏末秋初，其夜月色正明，如晝。將



身望下一跳跳在地上道好了。一直望丈人家來。隔十數家黑地里立在屋簷下。思量道。好却好了。怎地得他門開。躊躇不決。只見賣燒餅的王公挑着燒餅擔兒手裏敲着小小竹筒過來。忽然丈人家門開。走出春梅叫住王公。將錢買燒餅。任珪自道那廝當死。三步作一步奔入門裏。逕投胡梯邊梁公房裏來。撮開房門。拔刀在手。見丈人丈母俱睡着。心裏想道。周得那廝必然在樓上了。按住一刀一箇割下頭來。丟在牀前。正要上樓。却好春梅開了門。走到胡梯邊。被任珪劈頭揪住。道。不要高聲。若高聲便殺了你。你且

說周得在那里那女子認得是任珪，登首情知不好，了見他手中拿刀大叫任姐夫來了，任珪氣起一刀砍下頭來，倒在地上，慌忙大踏步上樓去殺姦夫淫婦，正是

種瓜得瓜

種豈得豈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當時任珪跨上樓來，原來這兩箇正在牀上狂蕩，聽得王公敲竹筒喚起春梅，買燒餅，房門都不閉，卓上燈尚明，送到牀邊，婦人已知聽得春梅叫，假做睡着，任珪一手按頭，一手將刀去咽喉下，切下頭來，丟在

樓板上口裏道這口怨氣出了，只恨周得那厮不曾殺得不滿我意，猛想神前殺雞五跳，殺了丈人丈母婆娘使女，只應得四跳，那雞從梁上跳下來，必有緣故，擡頭一看，却見周得赤條條的伏在梁上，任珪叫道：快下來，饒你性命。那時周得心慌爬上去，了一見任珪，戰戰兢兢，慌了手脚，禁了爬不動。任珪性起，從牀上直爬上去，將刀亂砍，可憐周得從梁上倒撞下來，任珪隨勢跳下，踏住胸脯，搨了十數刀，將頭割下，解開頭髮，與婦人頭結做一處，將刀入鞘，提頭下樓，到胡梯邊，提了使女頭來，尋丈人丈母頭，解開頭髮。

五箇頭，行一短，放在地上。此時東方大亮，心中思  
忖，我今殺得快活，稱心滿意，逃走被人捉住，不爲好  
漢，不如挺身首官，便喫了一副，也得名揚於後世。遂  
開了門，叫兩邊隣舍，對衆人道：「婆婆娘無禮人所共知，  
我今殺了他一家，并姦夫周得，我若走了，連累高隣，  
契官司如今起煩，和你們同去出首。」衆人見說，未信，  
慌忙到梁公房裏看時，老夫妻兩口俱沒了頭，胡梯  
邊女使屍倒在那里。上樓看時，周得被殺死在樓上，  
遍身刀棚傷痕，數處尚在血裏。婦人殺在牀上，衆人  
喫了一驚，走下樓來，只見五顆頭結做一處，都道真

又說以  
小大天  
往往有

好漢子我們到官依直與他講就是道猶未了，嚷動  
隣舍街坊里正緝捕人等都來縛住任珪。任珪道不  
必縛我我自做自當並不連累你們說罷兩手捉了  
五顆頭出門便走。衆隣舍一齊限定滿街男子婦人  
不計其數來看哄動滿城人只因此起有分教任珪  
正是

生爲孝子肝腸烈

死作明神姓字香

衆鄰舍同任珪到臨安府大尹聽得殺人公事大驚  
慌忙升廳雨下公吏人等排立左右任珪將五箇人  
頭行兇刀一把放在面前跪下告道小人姓任名珪，

年二十八歲，係本府百姓，祖居江頭牛皮街上，母親  
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前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到  
在城日新橋河下梁公女兒爲妻。一向到今，小人因  
無本生理，在賣生藥張員外家做主管。早去晚回，日  
常間這婦人只是不喜。至去年八月十八日，父親在  
樓下坐定，念佛。原來梁氏未嫁，小人之先與隣人周  
待有姦，其日本人來家稱是姑舅哥哥，來訪。選自上  
樓說話，日常來往，痛父眼睛不明。忽日，父與小人說  
道：「甚麼阿舅常常來樓上坐，必有姦情之事。」小人聽  
得說，便罵婆娘。一時小人見不到被這婆娘巧語虛

言說道、老父上樓、謁成、因此三日前、小人打發婦人回娘家去了、至日、小人回家、晚了、開了城門、轉到妻家投宿、不想姦夫見我去、逃躲東廂裏、小人臨睡、去東廂淨手、被他勞頭揪住、喊叫有賊、當時丈人丈母、婆娘使女、一齊執柴亂打小人、此時姦夫走了、小人忍痛歸家、思想這口氣、沒出處、不合夜來提刀入門、先殺丈人丈母、次殺使女、後來上樓殺了淫婦、猛撞頭、見姦夫伏在梁上、小人爬上去、亂刀砍死、今提五箇首級、首告望相公老爺、明鏡大尹、聽罷、呆了半晌、遂問排牌委果、供認是實、所供明白、大尹俯首、令任

任珪親筆供招，隨即差箇縣尉，并公吏作伴人等，押着任珪到尸邊檢驗明白。其日人山人海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

這場話非同小可

當日一齊回到梁公家，將五箇尸首一一檢驗訖，封了大門縣尉帶了一千人犯來府堂上回話道：檢得五箇尸，並是克身自認殺死。大尹道：雖是自首，難以免責，交打二十下，取具長枷枷了，上了鐵錄手肘，令獄卒押下死囚牢裏去。一千排隣回家，教地方公同作眼，將梁公家家財什物變賣了，買下五具棺材，盛下尸首，聽候官府發落。且說任珪在牢內，衆人見他



是箇好男子，都愛敬他。早晚飯食有人管顧，不在話下。臨安府大尹與該吏商量，任珪是箇烈性好漢，只可惜下手忒狠了，周旋他不得，只得將文書做過，申呈刑部，刑部官奏過天子，令勘官勘得本犯姦夫淫婦，理合殺死，不合殺了丈人丈母使女一家，非死三人，着令本府待六十日限滿，將犯人就本地地方凌遲示衆。梁公等尸首燒化，財產入官，文書到府數日，大尹差縣尉率領仵作公吏軍兵人等當日去牢中取出任珪。大尹將朝廷發落文書教任珪看了，任珪自知罪重，低頭伏死。大尹教去了鎖枷錄肘，上了木驢。

四道長釘釘

三條麻索縛

兩把刀子舉

一朵紙花搖

縣尉人等兩捧鼓，一聲鑼，簇擁推着任珪前往牛皮街示衆。但見犯由牌前引儀仗，後隨當時來到牛皮街圍住法場，只等午時三刻。其日看的人兩行如堵，將次午時，真可作怪。一時間天昏地黑，日色無光，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泥。你我不能相顧看的人，驚得四分五落，魄散魂飄。少頃風息，天明縣尉并劄子衆人看任珪時，擲索長釘俱已脫落，端然坐化。在

木驢之上衆人一齊發聲道自古至今不曾見有這  
般奇異的怪事監斬官驚得木麻慌忙令件作公吏  
人等看守任珪尸首自己忙拍馬到臨安府稟知大  
尹大尹見說大驚連忙上轎一同到法場看時果然  
任珪坐化了大尹逕來刑部稟知此事着令排際地  
方人等看守過夜明早奏過朝廷憑聖旨發落次日  
已牌時分刑部文書到府隨將犯人任珪尸首卽時  
燒化以免凌遲縣尉領首就當街燒化城裏城外人  
有千千萬萬來看都說這樣異事何曾得見何曾得

見却說任公與女兒知得任珪死了安排些羹飯外

甥挽了驢公公女兒擡着轎子，一齊運到當街祭祀。了席哭一場，任珪的姐姐教兒子挽扶着公公同回家奉親過世話休。祭煩過了兩月餘，每遇黃昏常待出來顯靈，來往行人看見着，回去便患病，備下羹飯紙錢，當街祭獻，其病卽痊。忽一日有一小兒來牛皮街，聞要被任珪附體起來，衆人一齊來看小兒，說道：「玉帝憐吾是忠烈孝義之人，各坊城隍土地保奏，令做牛皮街土地汝等善人，可就我屋基立廟春秋祭祀，保國安民，說罷小兒遂醒。當坊隣佑看見如此顯靈，那敢不信，卽日斂出財物，買下水植，將任珪基地。」

蓋造一所廟宇、連忙請一箇塑佛高手、塑起任珪的  
像、坐於中間、虔備三牲福力、祭獻自此香火不絕、所  
求必應、其廟至今尚存、後人有詩題於廟壁、讚任珪  
坐化爲神之事、詩云

鐵銷石朽變更多

只有精神永不磨

除却奸淫拚自死

剛腸一片賽閻羅